

劳瘁宁为孺子牛(三)

——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 方远生

遭日军的杀害。抗日胜利，他们走出丛林，给我们家送来了许多战利品，有高级饼干、糖、咖啡等。一位带枪的警卫员还摸过我的头逗我玩。

父亲在实兆远华侨公立中正小学有一义举，即：为了避免学校因日寇南侵停办而走失教师，在动荡的年代，母亲在父亲的鼓动下，把自己的全副嫁妆献了出来，作为主要教师的生活费。此举可谓散家财纾校难。日寇投降后，学校很快复办，这与父亲留住了一批教师共同守卫学校免遭破坏有莫大关系。可惜的是，两年后，当这间学校一切走上正轨时，它的校长——我的父亲却因为当时的进步表现，

被迫于1948年迁居印尼坤甸。而他的学生——“丛林中的抗日英雄”也遭到当局镇压，被迫重新走入丛林战斗。

父亲从来不对我疾言厉色，对我的教导是春风化雨式的。有时盛怒下想打我，也是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。我从小就受到他的熏陶，喜欢中国文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才五六岁，就经常躺在父亲枕边听他讲三国、水浒。长大后听他讲诗词掌故几乎是随时随地触发的。譬如说，我念古诗念错了一个字，他在一旁即刻就会予以纠正。我分辩说换个字意思也一样的，他就会严肃地指出这个错误就是不懂平仄和古诗格律造成的。然

后就讲一些练句艰难的掌故启发我。像诸如此类的“鲤庭之训”真是潜移默化，让我得益匪浅。1958年，我开始学写文章，陆续在雅加达《生活报》发表，父亲很关心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小小说叫《升旗》，以纪念国庆，写了一大半，想不出怎么收尾，停了数日没动笔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再续写下去，拿起原稿一看，这篇小小说已经完成了。结尾富有戏剧性，原来是父亲忍不住给续上的，这篇作品因而为之增色不少。

在初中时期，在父亲的推荐下，我看完了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苏联卫

国战争时期的作品。

1960年我离开父母回国。父亲常在信中对我的教诲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近日我翻看这些三四十年前写的、如今已发黄的旧信，回想起父亲的亲情，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，终于泪流满面。

记得我上大学一年级时，父亲很关心我在国内的成长，除生活上不断地问寒问暖之外，在我的爱情生活上也有理智的建言和忠告，但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关怀。现摘抄其中一封信如下：

“远生吾儿：你已经申请入团了。但能否批准，还要看你的表现。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你为什么要求入团？如果让我来答复，应该是‘在党的教导下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，脱胎换骨，兴无灭资，让你美丽的青春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，建设社会主义——共产主义的社会’。当然还有更多的理由，这些更多的理由，希望你在来信时讲给我听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：你的劳动强度是及格的，但做人的态度上恐怕还有问题。譬如说：自豪感是应该有的，但不是自夸；英

雄感是应该有的，但不是自骄自傲。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两点：（一）文科一年级的功课你觉得不满足；（二）说爸的讲课能力比国内一般的教授强。这都是不谦虚的积习在作祟，也是皮毛的看法，从主观出发的评语。如果更深更广地去观察，你一定会发掘出他们很多的优点来，而否定了你自己的看法。总结一言，你目前需要的是谦虚，而不是自满，能否入团，要看你今后修养的程度为断。即使入了团，态度上更要谦虚，多学习人家的优点，多克服个人的英雄主义才对。

爸妈
九·二十”

这里头真是充满了父亲爱子的深情。

父亲对我的爱护和教诲是一以贯之的，直到临终时，他的遗言还让我刻骨铭心。父亲在遗书中说：

“少渔（父亲的字）从事文教工作，两袖清风，并无遗产。但愿各儿女均能多才而智，而勿多财而愚，好好为祖国贡献其有生之力量，以弥补余少离桑梓，未能为家国尽职而自引为憾！”



在60年代在雅加达兴安会馆前拍的照片



1932年回乡当教师时的小学教员登记证。